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呂祖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經苑及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金華本前附錄盧抱經之羣書拾補所校補各條今以墨海經苑兩本按條校勘皆不缺佚蓋盧所據補者爲明萬曆本墨海前有陸釴序是嘉靖本所謂從宋本出者且有魏了翁後序故據以排印

呂氏家塾讀詩記提要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卽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閒。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已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儉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爲陸鈱所重刋。鈱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爲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鈱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爲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原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迺

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舊序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靡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于寮蘇君程君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惟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壹切古注疏罷弗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閒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眞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衞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用之唯桑濮鄭衞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考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元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于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迺衞宏所綴諸說棼棼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于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見除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

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泆之辭也。出奔者之思則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詞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衞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哲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迺懋眞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衞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肆之于饗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蟜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于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于燕享。假令盡爲淫辟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媟俎豆。下伍伶譁者哉。必不然矣。蓋徧考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于心與理。卽瓌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于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

然則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考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備折衷焉。

萬歷癸丑上元日。江寧後學顧起元書。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翦纔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眞積之悟。緣物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杜史應臺傅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藐哉遐矣。齊魯韓毛。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髦。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賾而似眞。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家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燕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淸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眞。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嘉靖辛卯古鄞陸鈇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萇　鄭氏康成　孔氏安國
陸氏璣　何氏休　杜氏預
郭氏璞　韋氏昭　韓氏愈
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　橫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呂氏　藍田呂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鄭氏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導江鮮于氏

董氏
南軒張氏
徐氏
晦庵朱氏
邱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一
綱領　詩樂　別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秩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二 詩篇名
正風　葛覃　卷耳
周南　螽斯　桃夭
關雎　芣苢　漢廣
樛木　麟之趾
兔罝
汝墳
卷三

召南
鵲巢　采蘋　羔羊　小星　何彼穠矣　采蘩　甘棠　殷其雷　江有汜　騶虞　草蟲　行露　摽有梅　野有死麕
卷四
變風　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　日月　凱風　谷風　簡兮　北風　綠衣　終風　雄雉　式微　泉水　靜女　燕燕　擊鼓　匏有苦葉　旄邱　北門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五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桑中　鶉之奔奔
蝃蝀　相鼠
載馳
卷六
衞國風十篇
淇澳　君子偕老
氓　定之方中
河廣　干旄
木瓜
卷七
王國風十篇
考槃　碩人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邱中有麻
卷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九
齊國風　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十
魏國風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伐檀
碩鼠
卷十一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卷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兼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邱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十四
鄶國風 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卷十五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下泉
卷十六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鴟鴞　鴇鳩
破斧　伐柯　東山
狼跋　九罭
卷十七
正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卷十八
正小雅
南陔
南有嘉魚
崇邱
湛露
卷十九
正小雅
彤弓
采芑
鴻鴈
鶴鳴
卷二十
正小雅
白華
南山有臺
由儀
菁菁者莪
車攻
庭燎
華黍
由庚
蓼蕭
六月
吉日
沔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極
卷二十一　小宛　小弁
正小雅　何人斯　巷伯
小旻　蓼莪　大東
巧言
谷風
四月
卷二十二　無將大車　小明
正小雅　楚茨　信南山
北山　大田　瞻彼洛矣
鼓鐘
甫田

裳裳者華

卷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鴛鴦
車舝　青蠅
魚藻　采菽
菀柳　頍弁
卷二十四　賓之初筵
正小雅　角弓
都人士　采綠
隰桑　白華
瓠葉　漸漸之石　黍苗
何草不黃　蓼蕭
卷二十五　菁菁者莪
正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二十七
正大雅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二十八　三十一篇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烈文　天作
我將　時邁
思文
卷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維清
豐年　有瞽　昊天有成命
雝　載見　執競
武　振鷺
卷三十　潛
周頌　有客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三十一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卷三十二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元鳥
長發　殷武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呂祖謙撰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歌詠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興感之意而像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緑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惡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宮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者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

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乎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乎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湍湍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素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歸亏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叶律呂則爲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瀆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敝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氏之後簡札始倒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大

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　奏貍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簡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太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勤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

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蒲對反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泓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長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

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豔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某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緜蠻

七篇。

删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衞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

周召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衞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敍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衞衞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衞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敍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

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衞首幷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衞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衞地者爲衞。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衞。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幷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敍衞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壞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尙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肖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尙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濛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

末宜
哉。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子曰。豳者周公之事。欲障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敍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嘗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

之後漢書衞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衞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擊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爲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上嫁反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爲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

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旣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敍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興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

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衞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衞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衞武衞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

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

卷帙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傳

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

後漢儒林傳衞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釋文曰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譌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

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刋句。句有刋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卽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豳以北則皆爲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孔氏曰緜言大王遷

於周原。閎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里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治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諷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　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譏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辭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鳳反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頌條下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然明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自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事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尙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共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

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眞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鶖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鶖。揚雄許愼皆曰白鷺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辯。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

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爲其理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苗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薑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敍也。凡詩之敍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

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曰。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敍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莫莫。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爲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爲絺

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元紞（徒感反）。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纚山買反。笄音雞。綃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煩瀆之用功深。瀆而專反。○釋文曰。猶按莎也。○王氏曰。治汙曰汙。）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茅苫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〇〔張氏詩曰〕閨闥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瘠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之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執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轗軻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音傾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〇〔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〇〔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〇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也。〇朱氏曰。據本草。卽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欹筐也。〇〔鄭氏曰〕器之易盈

而不盈者憂思深矣。〇〔毛氏曰〕懷思。實置也。〇〔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爲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祖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咕。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咕。人君黃金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爲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爲觥。韓詩說。觥五斤。毛詩說。觥大七斤。〇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〇〔鄭氏曰〕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〇釋文。兕作咒。曰字又作兕。觥作觵。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七于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鋪）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〇〔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〇〔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〇釋文砠作磋。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檖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檖。居虿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檖。南土之葛藟茂盛。〇〔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〇〔毛氏曰〕履。祿。綏。安也。〇〔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〇〔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〇滎陽公曰。南有檖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檖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庇覆也。〇〔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〇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忌也或曰古人精窮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妒忌也。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毛氏曰〕螽斯蚣蝑也。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蠭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顚倒其實一也〇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〇〔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〇〔毛氏曰〕詵詵衆多也。〇〔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〇〔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〇〔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蕡蕡衆多也。〇〔王氏曰〕蕡蕡言其飛之衆。〇〔朱氏曰〕緜緜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〇〔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蕡蕡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閨深宮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曾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〇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此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〇孔氏曰。之爲語助。桃夭爲嫁者之子。以記昏姻之時。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自華反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〇〔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扶云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罝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興其好聽之心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罝兔罟也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孔氏曰杙謂橛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椓

杕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兎作菟曰菟又作兎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阿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兎罝三章章四句

采苢音浮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孟斯惟言不妒忌若采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辭也

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說文曰襭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扱初洽反。○朱氏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閒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筏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荊○〔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蔞蔞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饑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淮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者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怒饑意也

調朝也。〇〔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〇爾雅曰。汝爲潰。又曰汝有潰。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爲濆也。〇釋文。慰作悉。曰本又作慰。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〇〔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〇〔毛氏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〇長樂〔王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〇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敍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元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眞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麏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〇〔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〇〔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〇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〇〔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調朝也。〇〔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〇爾雅曰。汝爲潰。又曰汝有潰。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爲濆也。〇釋文。慙作慚。曰本又作慙。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〇〔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〇〔毛氏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〇長樂〔王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〇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敘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元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眞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麏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〇〔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〇〔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〇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顁。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〇〔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衞宏之徒附益之耳

毛傳尙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反之

〔毛氏曰〕鳩鳴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孔氏曰鳴鳩秸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搆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爲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妹姊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爲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〇〔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錫。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〇〔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〇〔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〇〔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觝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趯趯、躍也。阜螽、蝗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〇〔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〇〔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〇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爲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恥也。〇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孔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鱖。〇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惙惙、憂也。〇〔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濂度也能循濂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營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濱、至賤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濂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釐之。顏師古曰。釐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敍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濂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爲二伯。後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翹字○〔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陸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翦去伐擊也

○〔鄭氏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眞作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廢甘棠之下以受民訟

○〔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視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溼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确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埆者、四證於埆核之處。确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裘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牛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孔氏曰。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悤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緎、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

五緘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〇〔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　素絲五總。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〇〔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〇孔氏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徙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眞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〇〔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〇〔張氏曰〕如鶴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〇〔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主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鬻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視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〇釋文曰、梅、韓詩作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〇〔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音傾筐暨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暨、取也。不待備禮也。〇〔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〇〔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〇〔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〇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噣釋文云咮謂之柳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肅肅、疾貌。宵夜、征行。〇〔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〇〔毛氏曰〕寔、是也。〇〔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

以起興。〇〔孔氏曰〕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氏曰。言物成就繫留也。衾、被也。裯、禪被也。禮記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儕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姊妹亦爲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敍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爲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

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爲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涘。說文引詩作涘。蓋古爲涘。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氏曰〕處媵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灉。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荆梁二州皆有也。○〔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濆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倏其歡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歡。皆悲嘆之聲也。○范氏曰。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憑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願也。

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敍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麞也。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麞爲麞。○〔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麞。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樕心。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澄江河間以爲柱。能音耐。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以樸樕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曰。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尨。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

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尙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如容反　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褕衣爲上褕翟次之

何彼穠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音移孔氏曰郭璞曰移似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苗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苗苗然出。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苗者蓬。一發五縱。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縱。爾雅曰。豕生二縱。

彼苗者葭。彼苗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

邶鄘衛說附

邶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竝變風。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釋文曰衞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爲邶鄘衞。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使爲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衞。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衞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衞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衞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貢。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〇〔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〇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閒習也。〇〔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〇〔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

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竝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 慍于羣小。覯古豆反 閔既多。受侮。音武 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赤反 有摽。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〇〔歐陽氏曰〕慍于羣小。羣小慍仁人也。〇〔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徒結反 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〇〔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衊。日往月來而漸微衊。猶言日朘月削也。〇〔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〇〔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姜上僭、戕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〇〔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〇〔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〇〔孔氏曰〕。間色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〇〔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爲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音尤兮。

〔毛氏曰〕。訧、過也。〇〔程氏曰〕。綠衣、衞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〇〔范氏曰〕。致其敍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凄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衞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爲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爲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曰燕、卽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頡戶結反、頏戶郎反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衞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乃宜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勵己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弒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爲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卽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旣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俾也可忘。

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曀。〇〔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〇〔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〇〔蘇氏曰〕古有又通。〇釋文。嚏作逮。曰本又作寘。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虺 虚鬼反 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〇〔董氏曰〕韓詩作墐墐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〇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衞人之怨如此。有犯大逆。衆

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衞邑也。〇〔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〇〔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〇〔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〇〔董氏曰〕鏜石經作鼛。說文亦作鼛。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〇〔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〇〔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衞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

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鼓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 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 呼縣反兮。不我信 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卽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〇〔王氏曰〕棘心至於天天。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〇〔鄭氏曰〕令、善也。〇〔朱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〇〔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衞邑也。〇〔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其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〇〔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反晛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睍晛、好貌。〇〔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末。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曰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巍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乘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害也○〔朱

氏曰）求、貪也。〇（毛氏曰）臧、善也。〇（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衞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〇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巢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曾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〇（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〇（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〇（釋文、厲、說文曰）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瀰彌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爲軜。○〔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軜、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軜、車轊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軜、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雁、旭　許玉反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灋。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　照遙反　舟子。人涉卬　五郎反　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毛氏曰〕皆述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莫尹反）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蔔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

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葒、蓼莕。幽州人謂之芥。非似薑葉厚而長。有毛。郭璞云。非土瓜也。○釋文曰。草木疏云。葒、蓼莕也。郭璞云。今蒘菜也。案江南有葒。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卽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讀瘧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音胃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笄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

魚。孔氏曰。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筍承其空。然則梁首爲堰。以鄴水空中央。承之以筍。閱、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泚。謂未嘗變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爲潔。而與之也。鄭氏汉有氾邊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衞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北反匐救之。

泳方北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顚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顚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墍。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也。○〔毛氏曰〕墍、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怒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衞。衞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鄰寄衞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薄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衞邑也。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衞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衞。衞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也。鄭氏曰。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邱。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衞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衞。登旄邱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邱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衞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衞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衞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其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衞西。今所寓在衞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薦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衞東。羈旅之久。見衞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衞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褭（由救反）如充耳。

〔士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衞之諸臣顏

色戹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聲恆多笑而已朱氏曰戹多笑貌〇〔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衞之諸臣顏色戹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敍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〇蘇氏曰衞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戹戹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衞人遂有狄難〇〔釋文〕瑣作瑣云依字作瑣

旄邱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宜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爲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己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〇〔毛氏曰〕以干羽爲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以教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〇〔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〇〔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〇〔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力反）赫如渥。（於角反）赭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闇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仄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溼曰隰。苓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甘草是也。甕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　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氏曰〕衞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悲位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衞。靡日不思。變力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衞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衞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衞。則亦無

日而不思矣。是以卽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衞之計。○〔釋文曰〕毖、韓詩作祕。說文作泌。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思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眞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願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旣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衞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專臻于衞。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衞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

○〔毛氏曰〕遄、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衞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鄭氏曰〕茲、此也。自衞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

須與漕自衞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衞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敎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慙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衞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悾悾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譖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

適之、埤厚也、譴責也。〇〔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簉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譴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〇〔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〇釋文曰、摧、韓詩作謯。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衞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敍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〇〔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〇〔毛氏曰〕亟、急也。〇〔程氏曰〕只且、語辭也。〇〔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〇〔朱氏曰〕言衞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〇〔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〇〔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〇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而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衞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辯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切反　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濃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〇〔張氏曰〕後宮西

北邃城隅。竢我幽閒。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睽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婥婥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愼引詩亦作僾。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徒冬反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濮。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筆。鄭氏曰彤管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濮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甥姐供豆實。

此詩刺衞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

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瀹。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於遙反國人惡烏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衞。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婢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釐。○〔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衞。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說文。燕婉作嗳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 河水浼浼。每罪反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〇〔釋文曰〕洒、韓詩作濯。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偽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〇〔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〇〔鄭氏曰〕願、念也。〇〔毛氏曰〕養

養然憂。不知所定。〔嚴氏曰〕自衞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殺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〇〔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衞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